

学·者·随·笔

陈思和

文学是一种缘

WENXUESHIYIZHONGYUAN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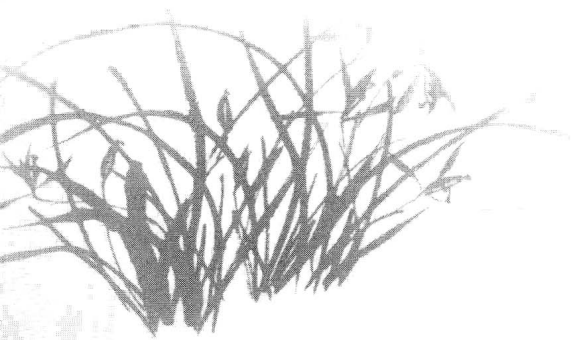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随·笔
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陈思和 著 徐昭武 编

文学是一种缘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文学是一种缘 / 陈思和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3.5

ISBN 978-7-5399-4954-0

I. ①文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55033 号

书 名	文学是一种缘
著 者	陈思和
编 者	徐昭武
责 任 编 辑	王宏波
责 任 校 对	张松寿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10
字 数	220 千字
版 次	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4954-0
定 价	26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第一辑 怀念师长

- 002 / 感天动地夫妻情——记贾植芳先生和任敏师母
009 / 思念一年——《贾植芳纪念集》编后
013 / 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
019 / 世界杯还没有结束,您怎么就走了? ——告别潘旭澜先生
024 / 上海的教授们
042 / 为自由而抗争的灵魂——怀念无名氏先生

第二辑 薪火传承

- 048 / 从鲁迅到巴金:新文学精神的接力与传承
——试论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
081 / 《随想录》:巴金晚年思想的一个总结

第三辑 书架一瞥

- 104 / 读《胡风家书》
110 / 读《未完的人生大杂文》
115 / 读《思想的尊严》
120 / 读《梅志文集》
126 / 读《中国文学史新著》
131 / 读《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》
136 / 读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

- 142 / 读《秦腔》
148 / 读《赤脚医生万泉和》
153 / 读《面包与自由》
158 / 我的私人阅读

第四辑 黑水斋谈文

- 166 / 当代文化趋向与出版对策
179 / 从细节出发——王安忆近年短篇小说艺术初探
187 / 最时髦的富有是空空荡荡——严歌苓短篇小说艺术初探
197 / 关于赵本夫的三篇文章
205 / 从郁达夫的悲剧说到名家传记中的女人悲剧

第五辑 序言跋语

- 212 / 文学是一种缘
217 / “薪传”系列序言
222 / 《陈思和自选集》自序
231 / 书架故事——《猷芹集》代序
237 / 纪念柯灵先生
242 / 三十年治学生活回顾——《陈思和三十年集》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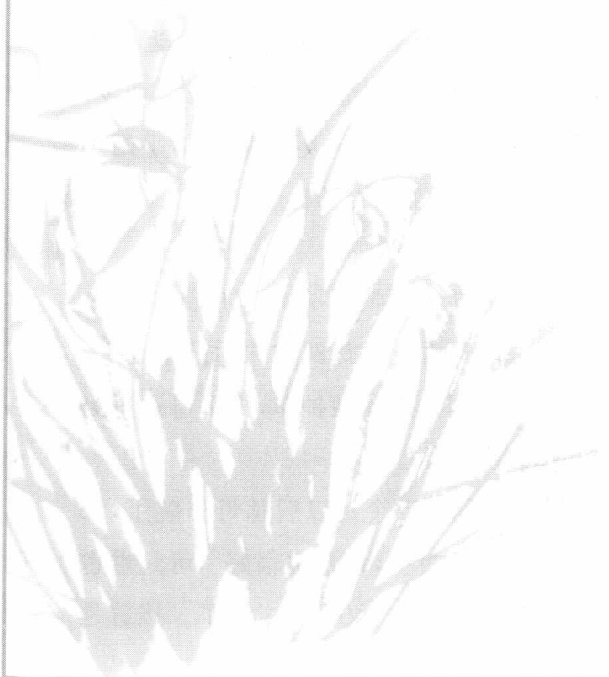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辑 真情对话

- 264 / 台湾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展望
279 / 要有一颗敢于抗衡的心
——关于入世后中国电影发展的对谈
292 / 困境中往往隐藏着生机——陈思和访谈录

编后记

第一辑

怀念师长



感天动地夫妻情

——记贾植芳先生和任敏师母

1997年10月8日，普通的一天，中午当我走进先生家的时候，看见任敏师母独自坐在饭厅的一张靠背椅子上，一脸的疲倦，颜色灰黄，五官有点模糊不清。我像往常一样匆匆打个招呼就进去看望先生，后来回想起来，当时真有一丝不祥的征兆掠过心头，但我轻易放过了。我照例在先生家吃午饭，围桌而坐的就是先生、师母和我，还有两位青年朋友。饭桌上我问起先生的身体健康状况，先生还朗声笑着说：“我最近胃口不好，任敏倒是身体不错，东西也吃得多一些了。”师母在一边笑笑，也没有表示特别的赞同。近几年师母有一种反应迟钝的症状，说话不多，不过那天她吃得特别少，一会儿就放下了筷子。饭后，我与先生先离开饭桌，师母似乎站不起来，用手掌在桌面上支撑了一下，有点吃力的样子。第二次的不良之兆又在瞬间滑过我的心里。

大约半个小时左右，我们在客厅里聊天，先生从房间里出来说，师母有些头痛，我们连忙走进去，看见师母趴在床边的书桌上，浑身颤抖，嘴角流着口水。我们立刻叫来了救护车，把师母送进第一人民医院。医生马上诊断病人是中风。

医生的第一次抢救做得很顺利。半个月以后师母出院了，那天我正出差在外，中午还特地打电话过去，说情况很好。可是谁也没有想到，病人回家只坐了一顿饭的工夫，又糊涂过去了。接着是

第二次送进医院，师母再也没有清醒过。

半年过去了，师母的病日重一日，不仅完全没有知觉，而且因为肺部感染而整日发出凄惨的长啸，一条走廊里布满了不安的声音，只要踏出电梯，啸声就扑面而来，仿佛是命运之门被嘀嘀地敲响。师母住的病房是个重病房，每一次有病人去了，都会引起人们的不安联想。医生也不止一次地暗示病人家属，应该充分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。当时我和我的妻子，还有我的学生们，都日夜在医院里轮流照顾病人，对于师母的严重状况早有了准备，唯一使我们担心的是先生的承受能力，谁都知道老人夫妇是如何地相依为命从苦难中走过来，走到此时此刻，先生已经八十二岁，他会怎样来面对命运之神的无情到来？我们一次次话到嘴边都被先生挡了回去。他每天在家里等待着师母康复的消息，遇到人第一句话就问：老太太好点吗？他毫无医学知识和病情观念，只听进别人安慰他的话，却听不进一句危险的警告。当别人告诉他病人很危险很危险，他总是摇摇头，说，会好的，你们要当心噢。于是，别人本来想说的话都咽回去了。

师母除了脑中风外，又感染了肺炎，大量的痰涌在喉头，呼吸极为困难，进食完全是靠输液和鼻饲，一人身上插了许多管子，医生是司空见惯，但旁人看了心惊胆战。还是在观察室里，每天用药五百多，钱到领药，旁观者都啧啧叹息，不知是可怜病人还是惋惜那水样流出去的钱。我知道师母当年因先生一案所累，西迁青海任教员，退休回上海后，当地教育局连退休薪金也数年不寄来，遑论医药保险。先生已经退休，微薄的收入仅够日常开销，哪里经得起如此折腾？旁边的好心人突然多了起来，当然不是捐款，而是闲言碎语：人到如此，何必再花冤枉钱？这样的意思，甚至在医务人员的私下谈话里也有所流露。这种时候，只要对病人的信心有一丝动摇，治疗就很难坚持下去。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条人命是被

认为不值得用更多的钱去换的。但唯有先生，他丝毫也不动摇。家里所有的积蓄都用上了，正好某出版社雪中送炭地汇来一笔稿费，大约有万把元，他看也不看就交到学生手里，说赶快送到医院去。他还亲自找治疗医生，动感情地说：“我和任敏，来上海时手里只有几个铜板，一卷铺盖，现在是有一个像样子的家了，我大不了再拿几个铜板回老家去住。”这就是贾先生的真心话，我想，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只说空话的人，他心里早就做好了回老家的打算，才这么豁出去了。

终于有一天，师母高烧不退，时有抽搐，医生已经发出了危险的警告，意思是过不了今夜了，快让病人家属再来看一眼吧。我有点慌，也有点紧张，连忙安排学生去接先生到医院来。先生来了，他一手拄着拐棍，一手紧紧握着师母的手，大声叫着：任敏！任敏！他看着毫无反应的师母的脸，认真地说：“任敏啊，以前别人整我们，我们没有办法，现在好了，我们一定不能被自己打倒！你要好起来。”真奇怪啊，从住院以来从来没有反应的病中师母突然泪似喷泉，流得满面都是。而且，这一夜竟然被抗过来了。第二天清晨，我赶去医院，见病房门口全是人，心里暗暗叫不好，可是跑过去一看，是另一张床上的老人悄悄离世，而师母却渡过了难关。

有一次只有我和先生相对而坐的时候，我忍不住劝先生想开一些，我自作聪明地举了陈从周先生的例子。当年从周先生葬亡妻归来，先生曾去吊唁，从周先生对先生说，此刻的感觉与“文革”中从干校回家一样，一身轻松了。先生听出了我的意思，他沉吟良久，徐徐而说：“人总是会走这条路的，我当然知道。不过能治就一定要治，尽可能抢救，我怕我一松劲，大家就不尽心了。”原来先生心里完全明白啊。我近日常常想起中国有一句古老的话，叫做一寸光阴一寸金，那是教人勉学的意思，但我真实地感觉到另一重意思：人的生命，也是这样一寸寸地买回来的，而这买生命的“金”，不

仅是金钱的金，它还是唯人所有的像金子一样的心，黄金的心。

先生面对任敏师母的病，一定想过很多很多。如果说世上真有所谓的患难夫妻，那么，他们当是非常恰配的一个例子。抗战初期，在日本攻读社会学的先生放弃学业回国参加抗战，一度流落西安古城，因为懂日语，被一个驻扎在黄河边上的国民党工兵部队招聘去翻译日文技术材料，师母正在西安商业专科学校会计系念书，由喜读抗日的文艺杂志《七月》，进而被人介绍认识了在《七月》上经常发表创作的先生，他们因爱而结合，而同居在黄河边上。他们没有办过任何社会法律认可的手续，也没有双方家庭的财富和对方的地位作保证，师母只说了一句话，她这人苦吃得起，就是气受不起，所以生活在一起，吃苦不怕，只要不受气就行。先生说他一辈子都遵守这个承诺，可是他没有想到，她以后跟着他吃的苦，竟是那么的大。他们新婚不久，军队里有人怀疑这对浪漫青年的加入是别有企图，怀疑他们是共产党派来的，要秘密逮捕先生，幸好有人通风报信，于是先生带着师母夤夜逃亡。先生晚年所著的回忆录《狱里狱外》一书里，记载着这么一个细节：

这一夜天特别黑，真是伸手不见五指，我们不敢走大路，就翻山逃命。一路都是荒山巨石，我走在前面，慢慢地往前摸，爬过一块大石，就轻轻喊任敏，她沿着声音走过来。就这样整整逃了一夜，才脱了危险。

我想，有过这样经历的人是很难忘怀这一切的，先生那低沉的“任敏、任敏”的叫唤声，一定伴随了师母坎坷的一生。就是这一声，吃得苦得师母付出了多大的代价——1955年先生因胡风冤案牵连入狱，师母也跟着被捕审查，接着发配青海，第二次被捕入狱，整整

几年都挣扎在饥饿线上。直到自然灾害时期，她被释放出来，当时她的生活道路可以有多种的选择，但师母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先生的山西老家，与姑翁生活在一起，代替狱中丈夫尽孝道，为两个老人送了终。所以，那昏沉沉游荡在阴阳界的师母之魂，分明是听到了先生的叫唤，她又返回来了呀！

《狱里狱外》还有一段记载：

任敏这许多年受的委屈和苦难，我关在监狱里一点也不知道，只是凭经验猜想她到青海会凶多吉少。一九六三年十月，我突然收到了一个包裹，包裹的布是家乡织的土布，里面只有一双黑面圆口的布鞋，鞋里放着四颗红枣，四颗核桃，是我们家乡求吉利的习俗。虽然一个字也没有，但我心里明白，任敏还活着，她已经回到了我的家乡了。这件事使我在监狱里激动了很久很久。

这些枣子和核桃的意象，也一定是伴随了先生坎坷的后半生。当师母病倒以后，先生特地找出珍藏多年的书信和日记，精心挑选出他与师母在“文革”后期到平反前后的通信，以及“文革”后等待平反期间的日记，编成厚厚的一本《解冻时节》出版。出版社把校样寄来时，先生亲自拿到医院里，对着昏迷不醒的师母不停地说，看吧，你写的信，你写的文章，我们都保留下来了……师母又一次泪流满面。

就这样，当钱花到无钱可花、药用到无药可用、梦做到无梦可做的时候，任敏师母奇迹般地闯过了生死大关，回到了自己的家里。她依然是昏睡不醒，但能够吃东西，能够被搀扶着走下地来。她回到了先生的身边，安心地昏睡着，到现在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。

这下子忙坏了高龄的贾先生，他请来了侄女管理他的家，又请

了保姆专门负责照料病人。他听说病人每天吃四种水果：苹果、香蕉、橘子和猕猴桃，对身体有好处，就亲自去购买，亲自来监督师母吃下去，再加上按家乡风俗制做的小米、大枣、核桃、麦片等各种食物煮成的粥，每天不断地喂养着病人。先生亲自照料着这一切，每到晚上，他看着师母已经把一天安排的食物都吃下去了，他伸手摸摸师母的额头，一切都正常了，他才放心地睡下去。有一次，师母因感染在长海医院里住了几天，治愈后学生们送她回家，先生站在门口，用手抚摸着师母的额头，嘴里唠叨着，任敏不用怕了，咱们回家了。是的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师母只有在先生的身边才会不感到害怕，而只有师母在先生的身边，先生才是最放心的。

但是，善良的愿望仍然是要落实到具体的经济问题上，我这里还要谈到先生的困窘的生活状况。先生早在上世纪的50年代为复旦中文系建立了现代文学教研室，成为这一学科的学术带头人。80年代复出以后，他又以精湛的外国文学造诣开拓了复旦大学的比较文学学科，成为全国最早的研究中外文学关系领域的博士生导师。他从50年代起教书育人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术人才。这且不说也罢，但就在他最需要经济上支持的时候，他的退休工资只有一千元左右，没有其他的津贴。这当然不是先生个人的遭遇，一般高校里的退休的老教授大约处境差不多，可是对一个没有子女补贴，又要负担重病在身的老妻的生活状况，也未免特别艰难了一些。但这些也不说罢了。我想写写先生的，不是他的实际生活面临的困难，而是先生面对这样困难的态度和精神大气。

贾植芳先生，他在被师母的病拖得山穷水尽的时候，已经是八十几岁的老人了，但是他跟任何人，包括他的学生，如同他亲生子女一样的学生，都没有吐露过一句关于经济困难的意思。反之，从那时候起，他不声不响地整理起自己的旧稿、日记、书信、回忆录，

以及写作各类长短文章。他每天伏案,著述不已。这几年来,他的著作一本接着一本地出版,如回忆录《狱里狱外》的修订版(2001年),纪实体的文献资料《解冻时节》(2000年),散文集《雕虫杂技》(1998年),《不能忘却的纪念》(2001年),自选集《历史的背面》(1998年),书信集《写给学生》(2000年)、《贾植芳致胡风书札》(影印本,2001年)以及重新修订出版的译著《契诃夫手记》(2000年)等。最近,他又有一部散文集《余年新墨》即将问世。这就是贾植芳先生在这短短四年里的工作。

我把先生的著述放在这么一种环境里论述,绝对没有忽视这些著述的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的意义,正相反,凡读过《狱里狱外》、《解冻时节》的读者不会忘记这两部书所传递的历史真实信息的重要意义。有些书,用不着商业操作和传媒渲染,它会让一代代读者为之感动和珍爱,先生的书就是这样的书。我也绝对没有把这些书的出版看作是纯粹的经济动机,事实上我明明知道其中有几种书的出版作者是拿不到一分稿酬的;但是,我还是要在经济动机上高声赞美贾植芳先生,历来为有志气的文人所不屑一顾的著书都为稻粱谋的行为,在当代文人贾植芳先生身上却焕发出崇高的道德和气节。他一生多灾难,多坎坷,这已经是他的历史了,但现在,就在他八十多岁的衰朽晚年,他仍然用自己的特立独行的思想和艰辛劳动,塑造着一个硬硬朗朗的老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。

但是我知道,先生的愿望还远不止这些。有一次,杨浦区区委书记去看望先生,问他有什么困难,先生毫不迟疑地回答,能不能让任敏再醒过来,好好再过一阵子?

我想,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。

2002年5月5日于黑水斋

思念一年

——《贾植芳纪念集》编后

今天刚刚校读完先生纪念集的清样初稿，天已经黑了，就这么想到，先生已经辞世一年。灯下的情绪有点黯然。隔壁的电视机吵着，但仿佛离我越来越远，我的思念在那上海北郊的一片坟场，先生您是否会寂寞地等待，我们在您的忌日前来探望您。

我想把这本纪念集印成厚厚的，精装的，送到您的面前，寄托我们的哀思。就像当年您从那个非人的地方回到人世间来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在资料室翻阅当年旧报刊，您想知道在您隔世期间每个人的表现，到底是人是鬼；我想您在寂寞时可以翻翻这部纪念集，您离开我们后我们是多么思念您，有多少人，您相熟的朋友学生，还是不相熟的读者乡亲，都表达了由衷的思念。在您的追悼会上，您的老友、九十高龄的钱谷融先生和徐中玉先生都来与您告别，晓风也是白发飘飘了，她为您带来了北京的朋友们对您的怀念和情义。还有一件事也要告诉您，在您身后，复旦大学坚持继续申报您参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，我代您去做了口头汇报，其实也不用我的介绍，您的煌煌四卷文集，还有您的《狱里狱外》、《解冻时节》、《历史的背面》等等著述已经足够说明了您晚年在现代文学、比较文学和文学创作上的成就。我粗略统计了一下，您在年轻时代出入战火、监狱中写出的文字，主要是小说、散文和翻译；您从六十四岁到九十二岁，继续笔耕大量文字，是学术研究

论文和演讲、提携后进的序跋书信，以及您作为历史见证的回忆录和散文，这还不包括您主编、编译、策划的大量资料文献。后者的文字数量大大超过了前者，所涉及的领域更加广宽，创作发展成了惊心动魄的回忆录，翻译演变成中外文学比较的研究，文学批评成为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和资料汇编。从六十岁到九十岁，多少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无所事事、享受幸福晚年的人生阶段，但您却用您的辛劳工作，实实在在挣回了前二十几年被剥夺了的时间和早该获得的成就。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宿命，您多次这样对我说，知识分子总是要遇到荆冠与十字架，但也总是会摸索向前的。

当报上公布了您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，我知道您不会太在乎这个奖，但是您会高兴，我也为您高兴。毕竟是这个奖第一次授予了一个已经去世了的知识分子。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歉意，毕竟学术界对您的学术成果关注得太迟了，您所经受的苦难以及对苦难的阐释，如黄钟大吕，弥天而起，但它掩盖了您作为一个教授、学者、学科创始人的重要贡献。我在主编这部纪念集时，特意突出了您的学术研究的成果，业松构思了四个主题：先生之书（读书界对您的著作的评论），先生之学（学术界对您的学术成果的评价），先生之人（媒体和书刊有关您的人格の纪录），先生之风（在您身后的媒体报道和哀思文章）四类，业松收集文稿耗了很多心思，内容相当齐全，洋洋大观数百万言，我在审阅时限于篇幅，不得不删除了大量文章，但即使如此，也有七十万字数百页的篇幅，不厚重不能表达我们对您的敬意和思念，不厚重不能传达您生存在这个浅薄浮躁时代有多么重要的意义。

您离开了我们，但是您生前的高贵遗风始终会影响我们，您的睿智和洞察力，会帮助我们从容应对世道变异，保持人文精神的节气和风骨。您的洞察力与睿智宽容是相辅相成的，虽然这方面您

写得很少,但说得很多,做得很实在。如现在网上到处议论“卧底”、“告密”等闲话,好像是多大的新鲜事,如果您九泉有知,一定会鼻子轻轻一哼:那个时代,这种事多着呢。当年有个青年助教曾经检举揭发您的所谓“罪行”,写过许多批判文章,过火的话说了不少,但后来在他的职称屡屡不能通过时,唯有您站出来打了圆场,帮他过关。我记得您当时对我说:“时代风气坏了,好人做事也有坏的结果;时代风气好了,坏人做事可能会有好的结果。要问的是谁把时代风气搞坏了。”真是一语中的,您是寄托于时代风气的好转来转变坏人坏事,虽然您自己则在最流行告密和卧底的时代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诱惑,甘愿与朋友一起坐牢。现在被人追究的那些卧底和告密,也曾经是您的年轻时代的朋友,如果还健在,您一定会坐在您的客厅里说出许多沉痛而精辟的妙语,可惜我们没有机缘聆听了。

纪念集还刊有您分别给胡风、李辉、董大中、钦鸿的书信共十来万字,都是第一次公开发表。您晚年与胡风的通信全部收在里面,是晓风从胡风遗物里整理出来的,不仅表达了你们患难之交的真挚友情,也是了解这一阶段思想文化史的重要见证。您给李辉的书信里屡屡提到我的名字,李辉说,他重读这批书信时感动不能自己。我也是,三十年的深情厚意都历历在目,难以忘怀。想起来也令人伤感,近几年来,您走了,元化先生走了,巴老走了,正直的老人越来越少了,高山流水几成绝响,而时尚的话题,却是到处流传告密啊卧底啊编造年龄啊,真是寿则多辱么?

您走了一年,家里一切都安好如常。贾英认真妥善安排了您的后事,学校里顺利解决了医院欠款,桂馥的伤痛还未平息,说起您的时候还时时抹泪,张响快上学了,章先生身体还好,范先生的《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》引起了学界巨大反响,我们还借着

他的著作举办了学术研讨会,现代文学雅俗对立的格局有望得到弥合,您的学生们还是照常做事、读书、写作,中文系的发展一如您健在时那样蒸蒸日上。唯有我去年暑天不再染发,换来了一头白发,看去老了十多年,年底的师门聚会时我说,先生已经不在,我无须再显得年轻了。

这部先生纪念集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,您的学生集体参与编辑,愿随同我们一瓣心香献到您的灵前,您会觉得,我们没有离开您,您也没有离开我们。

2009年4月19日晚